

HUANQIULUXING



葛洛波主编

# 环球旅行(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K919/8

葛洛波主编

# 环球旅行三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871558

## 环 球 旅 行

(二)

葛 洛 波 主 编

责任编辑：王劲松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1 字数：232,000

印数：1—19,500

统一书号：17204·31 定价：0.87元

## 寄语读者

DB95/68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从闭关锁国的浑浑噩噩中惊醒，迫切希望能系统地、客观地、真实地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看看别的国家在干些什么，它们的人民在怎样生活，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有什么应该避免的短处，从而增加振兴中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力量和信心。

《环球旅行》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要求而编辑的。它将作为一名忠实的导游，带领读者进入一些陌生的国度，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旅行。这种“旅行”耗费不过几个钟头，就可以从欧洲到北美，从拉美到大洋洲，从亚洲到非洲。真是一卷在手，纵览全球。它叫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益智怡神，陶冶情趣。

本书所辑文章，除了首次发表的以外，多数取材于《环球》杂志，也有个别的选自其他报章杂志。文章作者多为亲临其境的记者或其他出国人员，他们以细致的观察，生动的笔调，介绍了世界名胜古迹，各国风土人情，现代科技成就，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写这些文章，一般都注意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并重。

自从《环球旅行》第一集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编者收到了四川、云南、贵州、浙江、江苏、新疆、黑龙江等地的读者来信，认为此书可起“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作用，希望能经常见到这样的读物。

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力求不拘一格，博取众长，并注意图

文并茂。但由于兼收并蓄，难免瑕瑜互见，而有许多好作品尚待收入。编者不敏，全靠读者明察。但愿这个集子真正能对读者有点益处，能满足读者的几分要求，那我们的劳动就不算白费了。

葛洛波

八十年代第二秋

于北京

环 球 行  
(2)

目 录

---

( 1 )	维也纳的旋律	穆 青
( 8 )	音乐大师的手稿	林 莽
(12 )	访法国画家之乡——巴比松	王 琦
(17 )	莫奈的花园	江 涛
(21 )	地下发掘出来的古城庞培	李延宁
(31 )	意大利托斯卡纳见闻	郁泉锡
(36 )	世界最复杂的海上工程	杨 翊
(41 )	又古老又年轻的英国图书馆	林 海
(46 )	爱尔兰漫笔	薛永兴
(52 )	看看听听在西德	赵菊芬
(58 )	在“葡萄之路”上	杜运燮
(61 )	滑铁卢今昔	朱敏信
(64 )	荷兰的堤	孔白水
(68 )	赫尔辛基漫记	丁仰炎
(78 )	南斯拉夫掠影	申明河
(87 )	沿多瑙河而下	李延宁
(92 )	多瑙河三角洲纪游	侯凤菁
(98 )	一座别具风格的博物馆	王子英
(101)	美丽的布拉索夫	张汉文
(105)	匈牙利经济生活见闻	周荣子
		苏绍智

(112)	保加利亚的农工综合体	曹英
(117)	莫斯科的地下铁道	盛世良
(121)	加拿大的冬天	赵恩碧
(126)	圣约翰斯今昔	张治平
(133)	美国肖像山峰	傅天仇
(139)	美国宇航馆参观记	陈佳元
(144)	重放光芒的油灯	陈永龙
(147)	美洲的雅典	盛吾弁
(152)	墨西哥的新兴游览胜地——坎贡	宗弁
(156)	的的喀喀湖上	刘玉树
(160)	巴西荒野上诞生的新首都	王洪勋
(165)	古巴岛上“多宝湖”	庞炳庵
(169)	葱绿的牧草与生物固氮	兰才基
(175)	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汇处	叶进
(179)	澳大利亚的种植业现代化	叶进
(184)	澳大利亚草场建设与良种培育	王志文
(188)	新西兰第一大都市——奥克兰	黎夫
(195)	南太平洋的果园——科克群岛	吴影
(201)	新年在日本	张兆荣
(209)	日本“科学城”巡礼	刘德有
(214)	日本人看相扑	骆为龙
(218)	椰风蕉雨稻花香	王守荣
(225)	印度“粉红色之城”斋普尔	柳梆
(229)	飞越世界屋脊访尼泊尔	高树茂
(240)	释迦牟尼诞生地的今天	李廷宁
(244)	缅甸长脖子美女的秘密	黎芬
(246)	尚武爱国的俾路支人	郭波
		李云飞

(250)	“清真之国”与古代的中巴交往	云 平
(254)	巴基斯坦第一名女飞机工程师	陈谋华
(256)	伊斯兰教清真寺巡礼	顾正龙
(260)	地中海文明的橱窗——突尼斯城	顾正龙
(266)	安曼漫笔	应 朝
(277)	黄金海岸——亚喀巴港	孙小科
(281)	大马士革玫瑰趣闻	顾正龙
(285)	莱索托王国民间风俗	戚慧民
(289)	西非名城——阿比让	张以明
(294)	摩洛哥古都非斯	文云潮
(301)	卡拉莫贾人	陆成哲
(305)	吃在国外	钱秀英
	王德铭 王大军 林海	赵鑫福
		刘开宸

# 维也纳的旋律

穆青

维也纳的秋天是凉爽而美丽的。

当我们离开喧闹的慕尼黑，第一次踏上这个世界著名的“音乐之乡”时，耳闻目睹，无论是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是古老的建筑艺术，都给人一种恬静而又多少有点神秘的感受。好象这里到处都蕴藏着音乐的源泉，回荡着动人的旋律。

当你站在卡仑山的山巅，从古城堡上了望着维也纳郁郁葱葱的森林，了望着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蜿蜒多姿的多瑙河，你会自然联想到这些风光景物，行云流水，曾孕育了多少不朽的乐章，怀抱过多少音乐的巨人呵！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维也纳就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短短二百年的时间内，在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以及施特劳斯父子，象灿烂的群星一样闪耀光华。这些著名艺术家大部分的音乐生涯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他们以发自肺腑的心声，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多少优美壮丽的乐章。维也纳的旋律，直到如今，仍然在激荡着人们的胸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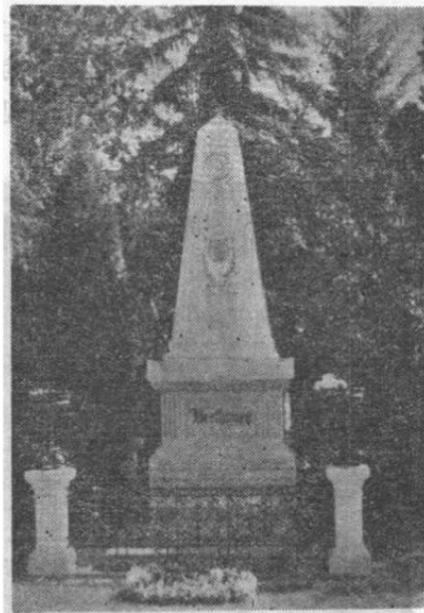
今天，在维也纳还到处保留着这些音乐大师们的遗迹，流传着他们的故事。许多公园和广场上，耸立着他们的雕像，博物馆里陈列着乐谱和手迹。他们的故居和墓地，成了人们参观凭吊的胜地。我们在维也纳逗留期间，曾参观过贝多芬的一处故居。它座落在一个偏僻的街巷里，离多瑙河不远，附近有一座古老

的教堂。据说这是贝多芬一八〇二年居住的地方。他的《第二交响乐》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沉重的耳疾，一直在折磨着他。有一天，他忽然听不到窗外教堂的钟声，在野外散步听不见农民吹笛的音响，甚至连自己的弹奏也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惨重的打击几乎使贝多芬发狂。他悲观、绝望，几次想到自杀。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也是一个性情乖僻，而又放纵不羁的狂人。他一生没有结过婚，也很少有知心的朋友。由于脾气暴躁，他经常同房东或邻居冲突，一年之中往往迁居数次。今天，维也纳贝多芬的故居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六十多处，有人却说没有那么多。贝多芬在耳聋之后，心情更加痛苦。但他毕生最伟大的音乐杰作，大多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其中著名的《第九交响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顶峰。有些贵族妇女因倾慕他的大名，有时不惜跪下来请求他演奏，而他却理也不理。有一次，一个贵妇人向他要求一束头发作为纪念，贝多芬竟剪了一绺山羊胡须送给了她。

这位伟大而又狂放的艺术家，晚年是不幸的。他又聋又病，孤独无依，生活十分贫寒。一八二七年，他五十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从乡间赶回维也纳，为了省钱，雇一辆没有篷的马车，谁知路上遇到风雨，回来后就得了肺炎，不久就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为了瞻仰贝多芬的墓地，我们曾参观了维也纳的中央名人公墓。这是一个风景幽美、气势显赫的地方。在树木葱茏中，纵横交错地排列着许多大理石墓。维也纳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大多集中埋葬在这里。贝多芬的墓地并不太大，但四周比较开阔。灰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雕刻着贝多芬的浮雕头像。墓前摆着人们新献上的几束鲜花。在它的附近，永远陪伴着它的还有舒伯特、海顿和施特劳斯父子的墓。它们以各自不同姿态的雕塑，

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艺术色彩的音乐家的墓群。当你在墓间缓缓漫步，缅怀当年维也纳乐坛的灿烂群星，你会蓦地产生一种神奇的幻觉：也许就在某一个清晨，或者月夜，当轻风吹拂着树梢，花草飘散着芳香，鸟语虫鸣动人心弦的时候，这些长眠的艺术家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出墓穴，合奏起“人间难得几回闻”的神曲。



贝多芬纪念碑

使人遗憾的是在这个合奏里，惟独听不到那迷人的《魔笛》，原因是它的年轻的作者莫扎特，至今还没有来到这里……

莫扎特，这个“音乐神童”，有人说似乎是带着满身的旋律而降生到世界上来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以神奇的演奏震惊了维也纳，曾得到当时奥地利女皇特列西亚的亲吻。他一生创作了无数优美的乐曲，但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并没有改变他饥

寒贫穷的生活。在维也纳居住期间，冬天没有钱买煤取暖，他就同自己的妻子拚命跳舞以驱严寒。因为交不出房租，他不得不十多次被迫搬家。长期贫病交加的生活和创作的辛劳，使他生命的源泉过早地枯竭，一颗蕴藏着无尽旋律的心脏，终于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停止了跳动。

当时，他的妻子也正患重病，卧床不起。由于无钱替他办理丧事，只好由几位穷朋友找来一辆马车，拉上灵柩，冒着细雨，在维也纳城郊一个专埋穷人的乱葬岗里，为他寻找了一处长眠之地。后来，他的妻子病愈前来看望，只见荒冢累累，竟不知哪一处埋葬着她丈夫的尸骨……



莫扎特墓碑

这一幅冷雨凄风中的画图，催人泪下。一个用全部生命和心灵为人类创作了大量乐曲、在最后岁月里还在替别人谱写《安

魂曲》的音乐家，没想到自己的灵魂竟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这怎能不引起后人无限感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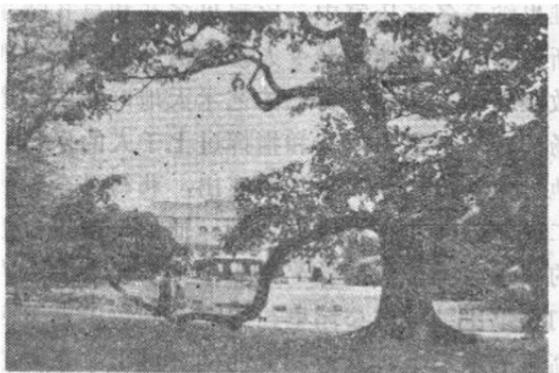
在维也纳著名音乐家中，比起贝多芬和莫扎特来，约翰·施特劳斯的命运，可能是最令人羡慕的。他不仅以四百个圆舞曲和无数轻歌剧，开创了自己的艺术天地，在生活道路上也是比较顺畅的。他一生中率领和指挥过上千人的乐团，足迹遍布欧美各地。他经历过许多豪华的演出，获得过全球的荣誉，直到七十二岁的高龄才在维也纳去世。他的一生正象他自己所写的欢畅的华尔兹一样，他始终是一个热情乐天的巨人。

我们在维也纳城市公园里，参观了施特劳斯著名的青铜雕像。在高高的乐坛上，这个圆舞曲的“国王”正专心致志地拉着提琴。在他的身下一圈环形的大理石浮雕，簇拥着一群快乐的天使。这座美丽的雕塑，几乎已成为维也纳城市的象征。从世界各地到维也纳游览的人，大都要在这里拍照留念，整天都有许多人围在铜像的四周，倾听着无声的《蓝色的多瑙河》。

离青铜雕像不远的地方，是这个公园的音乐厅，这里白天晚上都有古典音乐的演奏，轮流上演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名曲。人们在这里可以一面欣赏音乐，一面喝咖啡、跳舞。每当夏天的夜晚，这种音乐演奏便在公园露天中举行。这时，音乐厅周围草地上摆满了桌椅，树枝间闪耀着彩灯，乐队在摆满鲜花的平台上演奏，悠扬的乐声掺和着花草的芬芳，在带露的晚风中飘溢、回荡，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迷人的维也纳之夜呵！

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公园草地上的坐椅虽然还在，但音乐演奏已转入厅内。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在十点以后走进音乐厅，只见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一个庞大的乐队正在演奏着施特劳斯的曲子，而坐在乐队第一提琴手位置上的，竟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两对穿

着古代衣饰的舞伴，正在快速地旋舞。每当一曲终了，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在那里停留不到半小时，听众三三两两



维也纳施特劳斯音乐厅远眺

还在不断增加，直到我们离开大厅时，还发现一辆从郊区开来的大轿车，一大批人走下车来匆匆向大厅涌去，其中很多是老年人，甚至还有人被小心地搀扶着。此情此景，岂不正是这个“音乐之乡”最好的写照吗？

在维也纳短短的几天中，耳濡目染，使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也受到了音乐的熏陶。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同音乐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剧场竞演着歌剧，街头、广场到处是演奏音乐的咖啡座。在王宫花园里，我看到莫扎特雕像前的草地上，人们用一色的红花培植了一个巨大的高音谱号。据朋友们告诉我，维也纳一些公共集会上，甚至包括政府的正式会议，至今还保留着过去的习俗，会前会后，总要奏一曲古典音乐，然后才宣布开会或散会。这些，不都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音乐教育吗？

在维也纳，除去音乐之外，似乎还有另一种旋律，推动着整个城市在运转。你看，大街小巷急促的行人，滚滚的车流，一切现代化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高效率、高速度，加快了城市

生活的节奏。人们在五光十色的生活激流中旋转、沉浮，为生活在竞争、在搏斗。而在另一些时候，另一些角落，我们又可以看到在公园和广场的靠椅上，老人们带着自己的爱犬，在安闲地晒太阳，树丛中松鼠在跳跃，草地上鸽子和孔雀在自由地漫步。偶而，在教堂沉闷的钟声里，伴奏着石子路上古老马车的马蹄声，这是维也纳旋律中的慢节奏，它给人的感受不仅是安适和恬静，也隐藏着一缕淡淡的空虚和孤独。

维也纳，就是这样在自己的旋律中生活着，变化着。当世界各地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的时候，维也纳的市民却在逐年减少，从本世纪初的二百万人，已下降到如今的一百六十万。而它周围的绿化面积却由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八，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四十四。谁能怀疑这个“音乐之乡”，今后不会在它自己的谱表上，谱写出更美的乐曲呢？

当我驱车离开维也纳的刹那间，当我多少次回忆起它的音容笑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这座难忘的城市总是牵动我心中的情思，引起我翩翩的遐想：那郁郁葱葱的维也纳森林，多象一幅重色的油画；那古老多姿的城市建筑，既是一幅画，又象一组精致的艺术雕塑；而那奔腾不息的多瑙河呵，它本身就是一首诗，更是一曲热情流畅的歌……

# 音乐大师的手稿

林 莽

---

到维也纳后一个多月，奥地利朋友知道我们都很喜欢音乐，就带我们去拜访奥地利音乐之友协会主席哈舍克教授。教授已六十多了，是维也纳大学医院有名的泌尿科专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爱好音乐，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的夫人，说一口很柔软的维也纳方言，原来是维也纳大学的哲学讲师，现在已经退休，对音乐仍象过去一样喜爱。哈舍克夫妇就住在音乐之友协会所属的维也纳最古老又是最现代化的音乐大厅近旁，从他房间的玻璃窗可以看到这座屋顶上竖立着许多音乐女神雕像的黄红两色相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

奥地利音乐之友协会成立于一八一二年，现在有会员七千多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和人数最多的音乐爱好者的组织。据哈舍克教授介绍，这个协会完全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自愿参加的组织，工作一直很活跃。它有自己的音乐大厅和交响乐团，还有音乐大师乐稿收藏馆、乐器陈列馆以及各种相应的机构。音乐大厅除了维也纳交响乐团每个季度至少举行十二场演奏会外，每年还要邀请大约六个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外国交响乐团前来演出。这个音乐大厅是音乐之友协会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从一八六七年始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建成的。一八七〇年一月六日，音乐大厅的金色大演奏厅举行首场演出，演奏了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两个星期后，小

演奏厅也首场举行了舒曼的钢琴作品晚会。这个小演奏厅一直以演出室内乐闻名，由于勃拉姆斯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期间曾负责组织音乐大厅的演奏会，在他逝世后改名为勃拉姆斯演奏厅。音乐大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但战后很快就进行了修复。音乐之友协会还积极地帮助各地音乐学院培养年轻乐师和歌唱演员，参与各级文物保护委员会维护和修复音乐大师旧居、故地和纪念馆的工作，并且协助各地文化局举办各种音乐欣赏会和展览会等。

喝完咖啡后，天已快要黑了，但兴致勃勃的哈舍克教授还不让我们走，一定要带我们到音乐大厅的收藏馆去看看音乐大师亲笔书写的乐稿。收藏馆不很大，一间是展览室，定期举行该馆的收藏品展览，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参观。另外很小的一间是档案室。屋子的一边摆满了书架，放置着大量历代手写的、木印的、铅印的音乐书籍和乐谱；屋子的另一边是一排保了火险和水险的铁柜，收藏着音乐大师的乐稿、书信和其他手迹；屋子中间是一长排桌子，供研究者前来查阅资料之用。这原来是勃拉姆斯的工作室，他最喜欢独坐在小窗旁，观看图画般的卡尔教堂绿色的圆顶和两座尖塔。他临逝世前一再嘱咐，要把他珍藏的几千册音乐书籍和乐谱全部捐献给档案室。

可惜时间已晚，档案室的专家们只得尽可能快地把最知名的音乐大师的一些最重要的手稿拿给我们观看，并且极为扼要地介绍这些手稿的特点和背景。

档案室收藏的莫扎特的乐稿极少，只有他逝世前三年写的一个交响曲的手稿。莫扎特在世时收入很少，而且他的妻子极为挥霍，因此一生很贫困，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乐稿卖掉了。他的工作作风非常严谨，只在经过充分思忖，酝酿成熟时才肯下笔，所以乐稿上每个符号都写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什